

張子壽曲江集

壽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七

藏書松舍樓

後學謝正蒙重編

擬勅書

長永郭
振錫西
請子也

陳書

海安社

擬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
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
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
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
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

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
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疑
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
要隨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爲語如彼頻歲亦
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
足爲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
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
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擬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
中間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
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
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
物采不可拒去不可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
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云越界築城或稱將兵
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
地所以侵竊亦是羣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

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普亦須察之勿聽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授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通好信使教來知彼所宜良足為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頌和順使歡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

加盟約如此固結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于彼至於突騎施葛爾醜虜頃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初惡黨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竇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人實將兵西向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耻愧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慮不過邊庭且邊比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

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其實無多何須有損
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
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
邊鎮兵馬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
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
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擬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
所知也柔順之道既已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
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
答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
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畧加防
備仍未益兵近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
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
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

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為賊負心如何
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既彼
交侵必應拒闔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
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
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
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
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
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
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
但為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
先今奔問欲盡舊情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
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
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
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
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擬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

西鎮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干術四鎮咽喉倘為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以為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量度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讐自夏及今連歲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暫勞何從息甲且此狂悖不論信義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

出江文集 卷七
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
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涼府將二十萬
段物往安西令隨事支發及充宴賜朕則續支
送涼州秋令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擬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屯安然而去
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濶此一
分鎮抄掠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舖稍明復與
北庭計會相與乘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
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况在絕漠尤宜相
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籌宜凶黨復來固須
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擬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
前加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
有凶寇能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

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
及將士比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知
之不復煩述卿比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
彼既伏辜固無隔閔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
我西陲長守誠節突厥施凶逆慮其抄掠卿宜
善計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比遭發匄劫掠
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

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
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為
唇齒而發匄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
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擅遽聞却來還占本國
卿等讐疾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
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
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亦有衣物各宜領

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擬勅勃律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蘓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
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
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
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弓及首領已下
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令賜物三百疋銀盃瓶
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
中甚熱卿及守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
使我邊鎮常以為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
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
勝德氛祲自消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
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
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竒功可立富貴之舉彼
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

由江文集 卷七
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叙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屬賓國王書

勅屬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幾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

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
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
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
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
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
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
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
朝臣各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大蠻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
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
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
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
而地臨外境亦須有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
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
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

相煽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
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為言比者採訪使處置
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
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
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
更然夏中已熟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擬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
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
落亦應共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
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
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嘗有惡今既如
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
有動方可出兵如無事縱亦不得先舉雋州相
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
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
委託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
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
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槍於懷言
念邊人必籍撫綏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續
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
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
州刺史并賜綾綵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
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擬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
威獠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
領左威衛將軍爨彥徵昆州刺史爨嗣紹州州
刺史爨曾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
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
崇道昇麻縣令孟耽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
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

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黨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恠也然而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蠻俗有須陳情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來宣問並令口具有隱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制書

擬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具每不敢康觀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慙德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大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頌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

追崇九廟採

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公舊勲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勘實具狀以聞存者可復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擬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於介丘作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

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續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太和聚乃幽遐率由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効靈將協應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願惟不德初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彤蜺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敬之誠獲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實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息霜飈奠獻之辰

變同韶景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
無德不報宜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
一等宜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
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祠率土之內賜酺七
日止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歛煩勞其節文有未
霑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處行事者
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擬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舉蓋取誠享以遵
告類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
畏不敢荒寧故勒兵朔陸先用享於汾社廻旆
睢上遂有事於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
氏祈穀未始正名周禮降神乃為徼福而已朕
以天命之重子道為先惟茲精神在乎敦孝庶
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以率由舊章敬
恭明祀嚴畏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終且春秋
之議大事在祀齋祭之福庶品惟祺豈獨在予
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由江文集 卷七
擬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下蒙福於元黎朕茲精誠天寶降鑒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謂敦本之為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遵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二紀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眚未弭黎民未康若有由而然則在余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每渴賢良無忘夢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可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

推挹者本州長官勘實有才堪應務者各以名
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衰邁情有
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
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
官任折衝並改與即將即將改與中郎其亡官
失爵量加收序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
帝明王忠臣良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
書有所未該者所司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
軍器百日不自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言告
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日布告遐邇咸
使知聞

曲江張文獻先生六集卷之七終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八

後學謝正蒙重編

表狀

辭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批附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方在艱疚

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非據軍國事重
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私負敗
將及雖願切感恩匍匐祇命其於塵玷聖鑑污
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糜臣比年行役多闕
晨昏疚癘之際遽垂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
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
阻豈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念有以永錫况
質言非讓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異
哀痛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
任感絕迫切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
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
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授樞密實關政本將倚
為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
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
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
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
云常禮哀訴即宜斷去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為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惘歎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聞命皇怖竄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道所使多驛馬尤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罪罪不即

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
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臣往年按察嶺表訪
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
官使亦有代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副使
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
隱未有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但臣特蒙
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
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
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
以負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
土照臣血誠夙夜煩寃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
者必訴於昊天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
苦不乞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寃以沒世臣
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舛剝與此凶會誠合
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者臣為聖朝所
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在臣微生
有若蝼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罪咎則然恩
禮猶重面目有覩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恩跼蹐皇動失
次第無任恐懼悚仄之至謹附河西經畧判官
所部朝義即法曹參軍蘓銳奉表陳謝以聞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
臣聞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
以為春者發生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

歲始禮故親於東郊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
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陰陽之和以乘天地
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賴臣待罪荆南亦濫承
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部送永王
俸料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臣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
太子天寶生德睿智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
萬方之心永貞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
罪荆南不獲稱慶闕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
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宣義郎行枝江縣
尉楊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
託乎羣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
所感如虛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
道孚神化體合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
謀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
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白鹿一休氣所集靈
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為馴狎臣謹按瑞應圖云
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援神契云
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物實
為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
意人事誠欲神於耳目臣不勝忻慶之至茲謹

將所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謹言

為兵部尚書王駿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安集疲朽承恩竊喜
任重惟憂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所當量
其才力滿盈之過尤必戒其招損臣階緣試吏
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
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而績用

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能為光為寵寘
之廟堂之上叅以軍國之謀實恐昂足不任鵜
翼為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永
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為懼氷炭在懷道雖願
於將行位固慙於倖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由
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俛恭命對揚休光
磨鈛效於一割策蹇同於 駕臣誠懼塵台席
謬齒國華將何以允荅鳴私弼諧大化拜命祇
惕罔知所為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

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脩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歎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事率左右而前驅陛下親御弧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數如積雖有逸羣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轡縈紉如組綠沉縱鎬宛轉若神必命中於前期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窮非

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所獲畢賜懿親兼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是宣魏武豈儔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籍宗枝幸陪鑾輅竊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叙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効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
霸王大畧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歲規因著
十篇名曰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終加撰次尋屬
臣私門殃釁夙邁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
未奏御猶在緘滕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
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
忝掖垣若寘氷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晏觀書乙
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臣亡父所
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文誠
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
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
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
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
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
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

由江文集 卷八
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太傅傳其德義召公為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為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使可以杜其請託方益

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弊尤重于別宅者也晉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外議切切未為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

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以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為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吐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為國生患莫

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
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
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並示諸
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
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

批附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荅制以薛王業
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
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悞誠陛下友愛

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
陳請願書竹帛然猶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
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於昭宣
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品望以邠王等狀宣
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痛自成憂
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
未痊平願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
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批附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
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
夜惶灼伏願抑損情緣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
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恒
情之至謹奉狀以聞罪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
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批附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
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
何階閭闔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
士奉觀御注道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
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協上足以播玄元之至
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先勤
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戶牖使
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有適凡在
率土實多慶賚無任欣戴忭躍之至請宣付所

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
遠後來注解歧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
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
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
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於先帝卿
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適可
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
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批附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
庶常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
斷宸襟高奪羣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
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
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
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並成擒
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
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卧

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于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大功遏佚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貫已盈人神棄之指期可滅今之平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

批附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經墨勅批答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闕洞闢微言與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

任伏惟陛下天縱無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
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內外傳授則以明積
劫之重昏納羣迷於正覺朝聞夕死尚不足惟
願此衆生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
空僧徒固請欲以弘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
請頒行慮無所荅

幸西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批附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
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
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變卿
等商量以為何似臣等具奏洛陽宮闕雖曰皇
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
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
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願小小陛下遂當
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茲言惻
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
育遂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言者湛恩至德

馬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
臣望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
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
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
欲西行然積虛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
重難倘夏變不登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
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
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為念卿可宣前旨
更俟後期所請徧示朝列及宣付史館亦屬煩
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為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

批附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為寧
王及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
本伏以睿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
亾利益之資方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云集稱
贊茲日功用有成教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
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此真
經歸切至誠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
親承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
睿畧且狂胡背誕圍逼軍州凶力固以困窮邊
城一無所損臣等伏料此賊遭是破傷大衆遠
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
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警氛祿坐
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
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
宣付使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
人豈朕獨見之明固在大臣良策所謂宣付史
館者依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

批附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蘓祿背德敢
此讐言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

心而邊兵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興尸之禍此皆
陛下聖武將士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
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踊躍
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命伐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
之鎮撫四夷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
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批附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
自離貳兼安祿山別有殺獲賊數將盡自相猜
携邊鎮勒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
皆天威遠臨逋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佳兵果自猜携人神
所棄折衝樽俎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

批附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
可突干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
衷既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翻復背恩之賊

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永無
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
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賦稅之地
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
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
外此之謂也小寇適降復為翻動邊軍除剪有
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劔戟以為
農器也

賀破突厥狀

批附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
能訖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
突厥可汗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
等追犇逐北計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
立輕事用兵彼之威衆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
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猶軫天笑陛下料其
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
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壁坐觀成

敗自戰蠻夷今契丹終交突厥已破計其奔北
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
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携貳寬徭罷析自此可
期斯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
圖臣忝跡樞近親承睿畧忭躍之至倍百恒情
謹奏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
率何則馳騁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
勁彼強也歷遠已敝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
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算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
豈朕之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批附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
由兼見守珪表奏具悉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
加制勝者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
衆背恩窮凶遠襲兩蕃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
國從命如指遂使一戰便克已聞殺傷無算慟
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蠻夷相伐我則不勞

由江文集 卷八
疆場有虞計亦奚失固知無愆信於漠北有大
造於燕郵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萬全之策
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
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恒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育北制強虜且知威
信自相攻伐稍警邊郵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
之早預故亦常圖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

狀 批附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
三日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
奚疑是賊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
國大來微有輸失便去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
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
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十一日
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所見者正是安
祿山部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来云突
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在

路每月於帳衙前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目擊
臣等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
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
後合此亦賊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何可紀
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
借問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

因夜却走迴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
哭及整兵回是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
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狀亦想不敢妄
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歸至本處固應更
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
妖沴自消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獲奉廟筭
不勝忭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拓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

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
與默啜突厥爭言風兵馬欲鬪參驗前後從突
厥來者說事多同况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
謬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吐虜為桀不待征戰
而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
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
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兵將自此始
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加運破賊狀

批附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
運至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鬪多有殺獲且凶
黨大衆見在邊城方擬今春圖為邊患忽聞嘉
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携散皆是聖
畧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
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暫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
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昂臣參佐何
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蘓祿遁走狀 批附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蘓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為敵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氛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廻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蘓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境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天何容之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知

賀雪狀 批附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益於萬箱臣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此附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
希烈三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
俯臨天下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爰託
師資親行講讀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
孰不欲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
微誠何補方思敷學以助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論
思侍講說詩用符正道既有匡益特加章紱是
先啟獎應會謀猷因斯行講引進經術也所賀
知

賀雨狀

批附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
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
精意德音纔蒞甘霖滂沱此誠聖感必通天應
如荅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恒情無任忭躍之至
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僭是用責躬兼令省

獄卿即同體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
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久寃抑亦宜踈理成朕
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

批附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
稼穡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爇
而重陰夕霽乃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
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望蚕事且登則知至人
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陰陽不測伏惟
陛下明德自廣競業載懷所致休徵必加謙慎
天聖相合福致羣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
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
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
已明靈胥蠻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
麥既登百穀有望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批附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

至動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霖使將枯
之苗有同于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
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
私雖遵所請憂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為陰因
茲霈然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
慰也

賀雪狀

批附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
近陛下黎庶在念憂勤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
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
冷豐年有望即事可期既表非常之瑞實倍恒
情之喜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
收朕用責躬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
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批附

右臣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愆愆念

及黎元見於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
昭鑒嘉瑞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
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終宵更灑于城闕遂使
炎埃宿潤虐暑暫清實異膚寸之資畢致普天
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大造蒼生何幸得及於
聖恩無任欣戴忭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
精祈所見微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為之
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批附

右今月朔大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
分已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
無虧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
無推移今朔之辰因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齋
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日
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
休咎朕之薄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

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引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為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批附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為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彤嚮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荅神道何言自表休明以介景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喜有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乃至昭覩媿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批附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

聖功臣開勤於稼穡必有來麩之慶著在春秋
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
春郊順時則千畝在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
况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上靈昭德已聞瑞日
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是彰啟本之化
式旌造物之功太平在茲天意可鑒且禹之盡
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徵神
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况古千載未聞請付史
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
戴忭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
盡力故園苑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
奏粢盛薦寢是契夙心雲日告休旋致昭感欲
書諸史策卿實史官在斟酌事宜耳

賀瞿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瞿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竒形製純
古魚為龍象既將受命之元銘作九文更表錫
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

福應忝惟忻慶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
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九

後學謝正蒙重編

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批附

右今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
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
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
通去嫌於番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
聖心之善誘焉汪情於毫素臣等忝居近侍再

拜蒞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旨寢遠疑誤增多不訂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批附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為思該玄妙考六經之同異詮三教之幽蹟將以覺照羣疑敷化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忭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畧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况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

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
史館

賀御注金剛經狀

批附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
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
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闕紗鍵豁然洞達雖臣
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
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
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
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戴無任慶躍之
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為難
說且用稽合同異踈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
傳法竟依羣請以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
無關豈茲秘藏能無探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批附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
碑文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漸聖訓

由江文集 卷九 三
羨超玄國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戴感懷
兼皇太子文藝宏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
竊懼蔽善臣等輒請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
官了訖續進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音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為此文
次令繕寫卿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
推美將聞朝列得無媿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批附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
瑞虹之應爰及啟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
薄於滋味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洎于遷神更標
竒跡伏惟聖系本於道源妙有所鍾靈異必降
不然則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常適來以時且
契于玄運超然而蛻復昇于丹籙杳冥雖遠髣
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釋理絕今古事
昭聞見况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無任扈慰
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道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

然童幼之年傷其夭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
與方外為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
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為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批附

右御史中丞徐暉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
志誠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
雲忽起志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
頭立恐有破敗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
未畢飄風果至直衝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

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並即走散又見父老
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
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謹叅往事
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竊敢猖獗而祖宗
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晷刻之間
逃形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
用昭聖德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
仍望宣付史官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
畏軒轅之臺忝以否丞罔不夙夜每有啟悟形
於動靜豈茲狂悖勞戒神兵保祐實深載賀增
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所請宣付史官並示朝
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紱狀

批附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佩
紫金魚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
無效寵服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
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紱義在
優賢今特賜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批附

右伏奉今日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
學士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昇省閣累忝清資
出牧南州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
遠自炎荒忽至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
聖恩反遷華省丘山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

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楨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閒彌綸之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為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批附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奧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所謙為誰與為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批附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

親爰請二弟近鄉就養申之友愛迨為隱犯用
加此請故遂雅懷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

批附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
聖恩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矜惟深
但中書近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
命之日伏用慙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
庸斟酌朝經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

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

批附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
中所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
周人之禮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
有如陛下嚴祗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
動合天德臣亦何幸近奉徽音又蒙聖恩猥垂
珍錫已飽於聞義况霑此時羞綢繆渥澤未知
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以示將來臣等

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念宮中閒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是刈稼穡艱難欲知為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在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批附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

聖注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為謝也

謝賜藥狀

批附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媿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聞禮優

由江文集 卷九 九
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
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
名與卿共之何足為謝

謝賜尺詩狀 批附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
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
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
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
期勉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
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為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
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
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
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妙傳楷則訓叶文明
春秋典學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名

由江文集 卷九
庸劣何堪憑篆刻而不可微臣之幸倍百恒情
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
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為國本將示於後因以
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為謝

謝兩弟授官狀 批附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臯殿中太監
九章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
逾邁禮及外除弟九臯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
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悚
哽咽罔識言次不知徵命餘生何以上報大造
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諭已有處
分既終祥縞宜列朝宜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
謝知

謝賜衣物狀 批附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
企及制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

殊常寵錫臣有何力可以濫叨渥澤至深誠效
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顧顧在纏繞今禮制已過服用
茲始少許衣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
為隸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
殊恩所降循省不堪伏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
矜遂懇誠許歸官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免苟
得之咎無任悃款之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批附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
恩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
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於彼蒼生
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
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于言志聖心昭感天瑞
合符豈比夫漢詠絳霙但供歡樂周歌黃竹徒
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

生植同是露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
已之義若寘冰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消塵伏誦
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
稱揚豈成獻替所期戮力保合太和今付一本
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批附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
本今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
天之文咸異傳誦垂露之章難有偏霑迺不意
玄造曲成宸毫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臣
何幸叨此殊賜是在君臣之羨感激不已子孫
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荅臣等可
勝欣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篋每
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異達臣子之情
幸甚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
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

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所謝知

讓賜宅狀

批附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件宅仍令官脩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爨屬苴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驚惶失圖啟處無地况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此質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脩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悚懼之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脩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

使增脩其如國命况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
處亦以為宜可擇日移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
正人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
勅令與兩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
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殃罰終踰年序忝承重
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繆懷罔極凡筵在遠
奠醑不親惟有兩弟在家獲申情緒今若蒙

恩命盡在墨纒何心何顏可以偷此陛下每弘
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若使九臯
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澤更
令授職俱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且於朝
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
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
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
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

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 批附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
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
在遠追慕不親一赴祥除終身何安伏望察臣
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躋赴几筵道路徃復
不出數旬孝理之恩莫知所報無任悲迫戰懼
之至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
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
從奪禮安得顧恩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批附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
歷考圖籙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
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乃
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啟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
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

由江文集 卷九
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
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
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批附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
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
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
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恐累延公器
寵及私門顛覆是憂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載
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問
言故在增榮有以昭亮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
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
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
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批附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
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
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
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恐累延公器
寵及私門顛覆是憂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載
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問
言故在增榮有以昭亮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
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十

後學謝正蒙重編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
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吏曹之
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
起裴樂復存觀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
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縣之選即務

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
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
宜經遠而越騎欣飛皆出畿甸丁年遁甲者日
釋戈亡歿益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
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
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
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
之能補遂其寬弛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
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
允應于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即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
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惜焉幸因對揚庶言其
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
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
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于鄉曲政事之
業可昇于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

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惟力是親仁義大壞俊
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脩三代之事魏武
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
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
惟陛下神啟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
以泰弊不遂極乃昂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
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于求者逸
于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
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于貯中

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有備無患亡
戰必危是以振旅拔舍之儀羽林飲飛之衛漢
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喻千里此以均
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執必開井
賦於要服俾裒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
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導且將振九品之類網
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寸苟不
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
闊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

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慘慘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服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成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遺事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即叙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蘊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敵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吊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敝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

單于之頸裂白奴之肩奚霄背恩受制于北虜
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
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
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于勢聲若順風之
遠感因于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
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
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
帝斷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封乃言其象雖成象
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
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
殘遺文苟存羣儒紛操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
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
官之舊儀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為十二月令存
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于頌穆
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
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

遂亡空有河間之伏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在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濟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垂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究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于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

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
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
聲用于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
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
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
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旼庶所繫國家之
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
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
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
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莫不于
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
廷卿士入而不出任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
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
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于此人情進取豈
忘于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
是欲今大利在于京職而不在于外郡如此則
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疲營營寧有復出為刺

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
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拔癢而求入如此則
智能之輩嘗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
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致理之本莫若重
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
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
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
久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
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
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
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
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
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遠亦用息心以故
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于上古而
事務日倍于前設為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所
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尺刀筆之吏辨折毫
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

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于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于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令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謂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

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致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于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襍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職任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譽不立名節不脩上士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惜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將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

清修所趨多歸于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一變而
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
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
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
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
矣臣今所上言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
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
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
天下幸甚伏願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
可為之運求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
伏願少留宸睭稍覽愚誠必無當施行棄之非
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附卷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
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
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
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

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
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日洎
太平千載一時胡可偶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
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
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
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徃徃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
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
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
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
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
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
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
崔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狗體面
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
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
媚賓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

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君侯
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
便謂盡私于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
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為
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為君侯至惜也
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
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
訛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
御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修之至極何謗
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
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
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
不可是故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
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為
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達氣用和洽
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
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

由江文集 卷十
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
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
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
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
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
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
稱職豈陽鱈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
徒未見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
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
無隱匿亦死為明分矣俛惟不敏敬承厥休持
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
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
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
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
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

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
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
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
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坵既往何幸而全
追想寒心怵怵發悖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
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
戎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
怯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
下猶不諒此意以為汲汲于聲名而乃約以莊
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
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
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
離恩愛直措心于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
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競競至如自顧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于君子亦聞道于古人何必崎
嶇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
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

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
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
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
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首北取旄頭之虜
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
是非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
人之為盜固在于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
既定詭道從時乃干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
勤自致其心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
遇光華啟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
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依見
容不得棄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
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時用
無施俸猶擬于侏儒舉未優于儲峙所以饑寒
在慮扶持增送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
心附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冰幸安中土
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
公審圖彼人向者何為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

言惟名義之所矜乃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隳肝
嘗膽狗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
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
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微心為誰
矣轉當側聽竅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
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張學士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
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于師臣
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
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
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
之德故下以道親下以歡甚即于御座爰發德
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于方士言固不
絀故改仙為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爵秩
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
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

凡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壘下御
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
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高稷大賢或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
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
在于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鳴烈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張文獻公集卷之十終

書